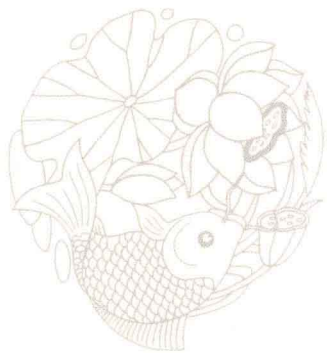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

中国民俗学

乌丙安 / 著



佳图书出版单位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

中国民俗学

乌丙安 / 著

長 春 出 版 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俗学/乌丙安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4. 1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 1)
ISBN 978-7-5445-3194-8

I. ①中… II. ①乌… III. ①民俗学—研究—中国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228 号

中国民俗学

著 者: 乌丙安
责任编辑: 孙振波
封面设计: 尹小光

出版发行: **长 春 出 版 社**

总 编 室 电 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毫米×225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4519908

总 序

缘 起

从 1953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钟敬文教授门下攻读民间文学专业首届研究生开始，直到 2013 年的今天，我从事民俗文化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已经整整 60 年，度过了一个甲子的周期。论人生苦短的岁月，按照农历不必掐指推算，转瞬间，如今我已是 85 岁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了！此刻，真不敢遥想当年在钟师耳提面命下的青春年华，更不堪回首曾经的二十几个严冬濒临生命极限的磨难！最难得的是 50 岁那年从贫困的辽北小山村被召回到大学岗位，重操旧业至今的 35 年，总算有了较充实的专业教学和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于是，也才有了日积月累的些许成果。遵循人文学界的惯习，不论你自己荒废的还是被荒废的时光有多少，这从事学术 60 年、适逢 85 岁华诞的数字，都是可资纪念和庆贺的缘由，自然要把所积攒的成绩拿出来，呈献给学术界作为汇报，请同仁们品评指点。

更何况，今年还有两个缘由十分重要：今年是钟师诞辰 110 周年，应该认真纪念；今年又是中国民俗学会成立 30 周年，我所有的民俗研究论著的绝大部分都是这 30 年间写作、发表和出版的，我的学术生涯和我参与建立建设的这个学会都是紧密相关的。

简而言之，110周年、30周年、60周年和85岁，这4个数字不期而遇的说不完的奇巧故事，就是这部8卷本《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出版问世的缘起。至于说此前我出版的著作90%都已经绝版售罄，各出版社纷纷要求再版发行，确有此一说，但这只是一个理由，并不能构成一个今年必须要出版的缘由。

解 说

学界有几位老朋友问：“为什么要出版《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出版《乌丙安文集》不是更全面些吗？”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作为专业研究者、专业教师，还是以我自己喜爱的专业理论、方法或与之相关的专业工作实践为主比较贴切。面向的读者也主要限于相同或相邻专业的同仁们。所以，我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的许多一般性的散文、随笔、杂谈、社评、政论等文章，都不在这套文集中。即使是和民俗学相关的60多篇序言，我也没有把它们收到这部文集中。甚至像1978年12月30日撰写的“重建民俗学的新课题”，1982年2月7日撰写的“在民俗学的历史任务面前”等多篇这样的长篇呼吁性、建议性文章，也都没有收进这套文集中，我想也可以留待下一步放到另类文集中酌情出版，或干脆把它们舍弃。

这一套8卷本的民俗研究文集，集结编入的主要是1980年至2010年这30年间出版的11部专著中的8本书。另外的3本：一本是《生灵叹息》，1999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以民间信仰采录随笔为主要内容的读物，不适于编入民俗研究文集；一本是《日本の家庭と北方文化》，我与大林太良等合著的日文版书；另一本是《满族の家族と社会》，我与江守五夫等合著的日文版书。后两本分别于1993年6月、1996年4月由日本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其中我执笔的大部分内容的中文本也已经编入本文集的《民俗文化综论》卷中。

经过统一调整，和出版方编辑人员研讨推敲，对个别分卷书名做了修改，形成一套多卷集的不排顺序号的套书。具体情况如下：

《民俗学丛话》：原书 1983 年 6 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集保持原书名和原书内容与结构的完整性，但是，鉴于此书出版较早，篇幅较小，论题较少，30 年后的今天，显然难以满足民俗学科拓展的研究视野。为此，我决定为这部“丛话”增添“下篇”。包括民俗象征体系话题、地方产食民俗文化的话题、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话题、民俗文化形态研究话题、灾害民俗学新课题、神话研究反思系列话题、两性民俗学发生论题、民俗发生论的思考话题、民俗学史论系列话题等 17 个专题，和原书 15 个专题相加共有 32 个专题系列。这样，大致把我近 30 年来关注的部分研究议题做了有限的表述。或者可以反映出我在民俗研究历程中的一些不成系统的思考和困惑。在这里还必须郑重说明：下篇的 17 个专题中，除了神话研究、民俗学史论的 9 个专题外，其他 8 个都是不同时期写成的论稿，从未发表，这次定稿后，首次和读者见面。特别是关于民俗学原理中“民俗发生论”思考的话题，是我那本《民俗学原理》中没有来得及涉及的话题，希望得到品评与交流。

《中国民俗学》：原书 1985 年 8 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 年 9 月增订本新版出版，本文集保持原书名和原增订本内容、结构不变，只将与本套文集《民俗文化综论》中重复的“生态民俗”章节删除。同时还修正了几处不恰当的章节标题。

《民俗学原理》：原书 2001 年 1 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民间信仰》：1996 年 1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集编入上述两书，分别保持原书名和原书内容与结构的完整不变，未做任何改动。

《萨满信仰研究》：原书名《神秘的萨满世界》，1989 年 6 月由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本文集编入时为了协调书名排列，将原名改为《萨满信仰研究》，原书内容与结构的完整不变，未做任何改动。

《民间口头传承》：原书1957年4月繁体字版书名是《人民口头文学概论》，1980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修订时，改书名为《民间文学概论》。此次编入本文集时，为了关照原书的“口头文学”研究特色，调整各分卷书名，再一次更名为《民间口头传承》。同时，删除了原书中与本学科专业理论不相适应的一些章节。

《民俗文化综论》：原书名《民俗文化新论》，2001年10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编入本文集时，我和责任编辑都认为“新论”之说并不是科学概念，此书原来就是若干论题的综合研究论述，所以最终还是改为“综论”较为妥当。

《民俗遗产评论》：原书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2010年7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本文集将此书编入时，特别选收其中所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民俗文化类遗产保护的评论篇章，同时增添了有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论述，整合起来编成一卷，并冠之以《民俗遗产评论》的书名，比较适宜。

这就是我编辑民俗研究自选文集的简单做法。大量艰苦的技术工作，自然都交给了很负责任的孙振波编辑。

感 想

在本文集即将出版之际，说百感交集真的是并不为过！我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凡60年！用一句北方老百姓俗语概括，那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也就是文人常常慨叹的“沧桑”之感。60年岁

月尽管眨眼而过，毕竟扎扎实实抓住时间做了些有效的研究，成果肯定会是十分可观的。但是，作为国家一级学会的中国民俗学会今年刚刚欢庆了它的 30 华诞，我这套 8 卷民俗研究文集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在这 30 年间写成发表的，我不禁扪心自问：那前 30 年的有效时间哪里去了？钟敬文老师生前把那个年月被毁弃的民俗学叫作“绝学”，他为了重建这门“绝学”，最后率领他的弟子徒孙奋斗到了百岁，抓住改革开放跨世纪的大好机遇，夺得了民俗文化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庆幸之余，令人深思。回眸这 60 载寒暑春秋，年华任虚度，坎坷且蹒跚，痴心虽广种，薄收却点点。不免留下太多的遗憾！

此刻，我坐在“天龙家园”自宅的书桌边，最后校阅这本文集的 8 卷书稿，不由得让我联想到几十年前阅读佛教信仰民俗典籍中的《天龙八部》，依次解读形象奇特、意蕴深邃、因缘互动、光怪陆离的八种护法神灵的动人故事，对我研究信仰习俗很有教益。如今，我在这天龙家园的自家小屋里，把我笔下的八卷民俗论著呈献出来，衷心希望以它微不足道的正能量为我国当代民俗学虔诚“护法”。

为此，将本文集俗称为“天龙八卷”也未尝不可！

2013 年谷雨写于沈阳天龙家园

1985 年版前言

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拙作《民俗学丛话》以后，我接连收到国内外读者的数百封来信。这些信的内容除了对我的鼓舞和支持外，大多提出了关于我国民俗学研究和调查的好见解，表达了振兴和建设我国民俗学的强烈愿望。其中像美籍华人学者、国际著名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家、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教授丁乃通博士，在来信中深切地表达了他对发展我国民俗学的殷切期望和爱国热忱，实在令人感动。这些充满激情的信，几乎无一例外地支持我尽早出版《中国民俗学》，以满足学习民俗学基本知识的广泛需求。今天，这本《中国民俗学》终于奉献在关心并热爱民俗学事业的广大同志们面前。

这本《中国民俗学》的写成，是和我四年多的民俗学教学实践分不开的。民俗学已作为一门专题选修课进入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课堂。选修这门课的有本国进修生、外国留学生（包括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研究生）；选修和旁听的还有历史、哲学、经济、法律以及外语等系本科生。几年来，学生们写了二十余篇学士学位论文，其中有的获优秀论文奖，有的在省级民俗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有的被选入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这里罗列的事实，多少显示了这门学科本身的吸引力，也展现了民俗学课程在当今大学课堂上的醒目位置。短短的四年教学实践证明

明：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化需要的学科，是未来需要的学科，是国际交流需要的学科，也是广大中外青年学生喜爱或感兴趣的学科。

对于建设和发展民俗学，我国学术界的认识历来很不一致，这在我国是很自然和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绝不可以因为见解不同便使这门学科继续冷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使它“热”起来或“强”起来。在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伟大祖国生活和工作，面对数千年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精华和糟粕，亲身经历并耳闻目睹我国民俗传承在十亿人民生活中的深刻影响，怎么能让民俗科学遭受冷落？建设高度精神文明，推动“移风易俗”的进程，怎么可以容忍民俗学科继续薄弱下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讲授民俗学课程及尽力写出这本《中国民俗学》的粗浅想法。

我是从民间文学专业起步，扩展到民俗学和民族学研究领域的。文艺科学与民俗科学是不同的两个科学门类，除了它们彼此有一般的社会科学上的联系以外，从民间文学范围看它们是近缘关系。因此，民俗学的研究对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是完全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是，无论如何不应当产生错觉，以为民俗学可以完全取代民间文艺学。因为，民俗学有自己的任务，它是面向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俗事象的，而不是仅仅关系到民间文学中的某些民俗现象。事实上，我国当代民俗学和半个世纪前的早期民俗学已经有了不小的区别，当代的民俗学只关注民间口头文学所表现的那些民俗活动，而并不深入探究民间文学的文学本身。当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有着大致明确的分野，民俗学的边缘性将永远不应当理解为对民间文艺学的包办。同样，民俗研究应当扩展视野，也绝不当再拘泥旧说插足于民间文学的方方面面，甚至狭隘地把民俗学研究与民间文学研究等同起来。本书力图从这个立脚点出发摆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位置。至于那种想把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一刀两断、决然分开的

见解，无论从理论上、方法上和实践上大概都是很难说得通的。

当代的民俗研究既不是猎奇，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着眼于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的改革和改造。应当着力于揭示大量的、全民的日常民俗的发展动向和规律。对民俗史、民俗志的研究也应当脱离那种对材料就事论事的偏向，做出有益于推动社会前进的探索。

需要在这里说明的一点是：我在撰写《民俗学丛话》时，曾经使用了本书中的一些材料。当时，为了适应普及民俗学知识的普遍要求，用话题的形式把有关内容组织起来先行发表。关于这一点，我在《丛话》的前言中已经阐明了。如今，书中的某些材料有的似曾相识，有的重复再现，也许会给读者以“乏味”之感。尤其是在前半部分中，重复使用材料稍多了些。但是，为了不打乱原来的体例，我还是保留了它们。为此，敬请读者原谅。

最后，我诚挚地希望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这对于发展我国民俗学同样是很有益的。

乌丙安

1985 年 3 月

目 录

绪论

第一章 民俗学的定义和范围 / 1

第一节 民俗学名称的由来 / 1

第二节 民俗学的概念和范围 / 4

第二章 民俗学的性质和任务 / 12

第一节 民俗学的性质 / 12

第二节 民俗学的任务 / 17

第三章 民俗学的方法和作用 / 19

第一节 民俗学的方法 / 19

第二节 民俗学的作用 / 23

第四章 民俗的主要特征 / 27

第一节 民俗的内部特征 / 27

第二节 民俗的外部特征 / 31

经济的民俗

导言 / 39

第五章 物质生产的民俗 / 42

第一节 民间村寨经济的民俗形态 / 42

第二节 民间游动工匠的民俗 / 57

第六章 交易和运输的民俗 / 64

第一节 市、商的民俗传承 / 64

第二节 交通运输的民俗传承 / 73

第七章 消费生活民俗传承之一：服饰习俗 / 79

第一节 服饰的产生及其作用 / 79

第二节 服饰习俗的构成因素 / 83

第三节 服饰的习俗惯制 / 91

第八章 消费生活民俗传承之二：饮食习俗 / 96

第一节 食俗的起源及范围 / 96

第二节 我国饮食结构及调制法的传承 / 100

第三节 饮食的惯制 / 105

第九章 消费生活民俗传承之三：居住习俗 / 110

第一节 居住习俗的产生 / 110

第二节 我国住室结构的类型 / 113

第三节 居住习俗的表现 / 115

社会的民俗

导言 / 123

第十章 家族、亲族的民俗 / 125

第一节 家族及其职能和类型 / 125

第二节 家族关系的基本构造 / 130

第三节 我国家族的民俗传承 / 134

第四节 亲族及其称谓 / 148

第十一章	乡里社会的民俗 / 156
第一节	乡里社会的概念和类型 / 156
第二节	乡里社会的内部构造 / 159
第三节	乡里社会的习俗惯制 / 165
第十二章	都市社会民俗 / 172
第一节	都市民俗的新概念 / 172
第二节	都市、村落民俗交流循环体 / 174
第三节	城乡民俗融合的近郊村落带 / 176
第四节	都市民俗原型及都市化过程 / 178
第五节	古都民俗文化遗产 / 180
第十三章	个人生活仪礼的习俗 / 183
第一节	人生仪礼的概念和类型 / 183
第二节	人生仪礼的民俗形式 / 185
第三节	人生仪礼的改革 / 199
第十四章	婚姻的民俗传承 / 202
第一节	婚姻俗制的发展概况 / 202
第二节	婚姻的民俗形式 / 218
第三节	婚姻的其他民俗传承 / 231
信仰的民俗	
第十五章	信仰的民俗及其特征 / 235
第一节	信仰习俗的范围 / 235
第二节	信仰习俗的特征 / 239

第十六章 信仰的原始形态 / 245

第一节 大自然信仰 / 246

第二节 动植物信仰 / 254

第三节 图腾信仰 / 257

第四节 祖灵信仰 / 260

第十七章 信仰手段的主要类型 / 265

第一节 占卜类手段 / 266

第二节 禁咒类手段 / 272

第三节 巫蛊类手段 / 276

第四节 祭祀类手段 / 280

第十八章 岁时节日与信仰习俗 / 285

第一节 岁时节日的由来与发展 / 285

第二节 节日的性质及类型 / 290

游艺的民俗

第十九章 游艺民俗的概念和范围 / 305

第一节 游艺民俗的概念 / 305

第二节 游艺民俗的范围 / 310

第二十章 游艺民俗的主要类别及其活动 / 315

第一节 民间口头文学活动类 / 315

第二节 民间歌舞乐活动类 / 322

第三节 民间游戏活动类 / 333

第四节 民间竞技活动类 / 336

第五节 民间杂艺活动类 / 343

绪 论

第一章 民俗学的定义和范围

第一节 民俗学名称的由来

民俗学作为独立的人文学科的专有名称首先出现于英国，它的英语原名是 Folklore。这个学术专名是英国民俗学会创始人之一、考古学家、英国议会秘书汤姆斯（W·J·Thoms）于1846年用撒克逊（Saxon）语的两个词合成的，这两个词是 Folk 加 Lore。原来这个名称的含意是“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The Lore of the Folk），作为学科名称可以直译做“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

在1846年以前，英国考古学者与嗜古学家对古老的风习十分重视，但是对这种人文事象的称呼却异常分歧。18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普遍的名称是“民间古俗”（Popular Antiquities）或鄙称为“贱民古俗”（Antiquities vulgarity）甚至称为“古物”。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相近或通用的名词流行于学术界，如“民族学”“神话学”“民间口头文学”“残存文化”等。当汤姆斯氏创造了这样一个新颖而确切的名称之后，立即在英国学术界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特别是到了1878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民俗的学术机构时，便将这个新名称命名为“民俗学会”（Folk—lore society），从此这个名称获得了国际的承认。

Folklore 一词首先在使用英语的各国及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附属国得到承认。随着英国民俗学会由汤姆斯主编的会刊《民俗学刊》的传播，在大约十年的进程中有了较大范围的普及，到 1888 年美国民俗学会成立并刊行了《民俗学》杂志后，这个名称已广泛使用。

在欧洲，芬兰研究民族史诗和传说的旧学迅速接受了这个名称，使之进入了芬兰民俗学的科学领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相继普及了这个名称。德国从中世纪以来到浪漫主义派时代，以民众歌谣与民间故事为中心的神话学派的搜集活动十分活跃。19 世纪初，格林兄弟的雅各·格林（Jacob Grimm）为德意志现代民俗学奠定了基础，但是那时由于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民俗学动态有浓重的民族心理学倾向。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德国接受了 Folklore 的科学名称及概念，1890 年成立了柏林民俗学协会后，才使其走上了独立科学的道路。1898 年伊拉·雨果·梅耶尔（Elard Hugo Meyer）的《德国民俗学》的出版，标志了这个国家的民俗学在名称上与国际统一了。意大利的早期民俗学是 19 世纪初从对民间文化的赞美和崇拜开始的，因此意大利民俗学者十分重视民间故事与民歌的调查研究，即使是宗教信仰的民俗内容，也只注视圣歌与戏曲。意大利与法国一样，以它们自己研究的学科与英国创立的民俗科学相抗争。意法两国学者较长时期沿用了“传统学”这个名称，我国留法民俗学前辈学者、杨堃博士把这个名称又译做“成训主义”或“民间成训”，这便是意法早期民俗学的名称。稍后，意法两国相继接受了民俗学这个科学名称，使欧美首先普及了 Folklore 的名称。

在亚洲，应当从日本民俗学谈起。明治维新时期，以坪井正五郎为中心的东京人类学会成立后，这个学会以“土俗研究”为宗旨展开了活动。1890 年，坪井在他的《伦敦通信》中提出。土俗学等于民俗学，并预示未来将准备使用民俗学一词作为学术名称。但是，在日本同时又把 Folklore 译作“俚谚学”或“俗说学”。当英国乔治·劳伦斯·高莫（L. Gomme）的名著《民俗学概论》于 19 世纪末传入日本后，日本学